

獐

園

繪園第七目錄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汪尚書毀寺報

楊崑山毀寺報

舒御史毀寺報

張居士鞭佛報

王民部罵佛報

金箬朱焚經報

牛肉僧入道場報

焦典史沉僧報

曹侍郎伐木報

崇德縣冤報

劉廉察濫獄報

白金吾鬼報

李氏妾妒報

陳烈婦為厲報夫冤

南禪僧食辦報

欽氏子殺狗報

瑞光僧淫報

吳氏子冤報

留明府遇鬼陣

定慧寺冤鬼相逢

吳省郎殺人報

南濠楊氏冤報

安慶人殺小兒報

書生婦始報

諸葛氏負盟

小韓負心報

邱舉人冤報

王給事食犬報

蒸蜂之報

張阿招屠豬報

馮氏子屠牛報
天長縣化魚僧
靈州民墮犬腹
薄明經為魚
徐文長寃報
徐氏兄弟寃報
新發潘家交報
來方伯濫刑報

繪園第七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城東齊門內大私寺宋延祐中賜額即古慶壽寺也
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隣近御史耽情丘壑與李長沙
文待詔諸公文善而平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
廣園圃命患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于地用刀刮
其面金左右強諫不從須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
竄鮮碑剝落蓮社荒涼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

瘡不可忍，手持刀自刮其皮，盡至肉，盡至骨，舉
斲綻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所瘡之圍名拙政，喬亦
千章，皆寺中故物也。為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
守，竟鬻于衣冠家矣。以女觀之，則釋氏因果報應之
理，豈虛也哉。

汪尚書毀寺報

新安城南有披雲峰，下有太平十寺，應夢羅漢唐
僧貫休所畫，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婺源汪尚書
鉉，因占風水，將造墓其上，于是拆而毀焉。剝像焚經，
千年之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惡疾，皮
肉消盡而死，妻子皆相繼亡，家業殆盡，墓遂無成。往

年余為寺僧題疏募修殿堂新安賈人子莫有起而
應者今不知如何

楊崑山毀寺報

嘉靖中崑山縣令姓楊失其名字鄉土崇信理學不
遵像教拆毀報國寺為魏恭簡公祠堂像亦剝壞無
何罷官還中途舟覆家口盡沒于江此公無病發狂
自去其皮未及門而卒

舒御史毀寺報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長至履端
聖誕之辰守令衛尉而下先一日例用習儀必于斯
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偕患少子弟入寺中

僧徒迎候稍遲，啣之，適聞人舒汀為御史，按臨蘇城。以公專崇理學，不事梵玉，遂聽澤宮之議，立時拆毀，改為長洲縣新學。先期下令，責令養濟院安繩絲萬條，不曉何用。既具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仆像，僧徒三百衆，並逐于外。統車甃法，惟三世佛牽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即就地削其枝葉，裝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各手刮金，盡乃止。後御史得豆父之疾，楚極號叫，骨肉爛盡而死。廣文思少家口，並相續淪亡，陳覺玄親覩其事。

張居士鞭佛報

可一居士張牧，少讀儒書，不信佛法。有人進古銅弥勒像一軀，居士受焉。按之于地，鞭至八十乃止。後甲辰秋八月，居士夜為盜所殺，身被數十刀，楚毒殛號呼，徹于遠近。盜割其陰，乃絕。馮廉察語余曰：此誠經中所稱見報。今生難之，即今生受之，不可不記。以照鑒誠為近傳葑門錢氏子，怒其亡父奉佛，製小枷以加于金像之頸。雖有名賢勸化，終不聽信。未知後來報應何如也。

王民部罵佛報

王洪顥，西安三原縣人，平生不信天地陰陽仙佛神

鬼著書罵佛、妖妄不經、為洛陽令時、已毀佛寺數處、其後擢民部郎、權稅北新闕、嘗為大言以欺世云、我他日來作都御史、必先填取西湖、悉種桑柘、然後拆毀、堂隱淨慈、昭慶諸大古刹、改為書院、送與士夫、開講、又不信冥中有閻天子、時黃田曹汝亨、其同年友也、為謔辭以應之曰、此公不宜犯他、將來與兄算帳、何以應之、四座聞言、無不大闕、不數日、洪顛中夜發狂、號叫腹脹如甌、而死、徧體皆作青紫色、當時莫不以為有報應焉、萬曆辛亥冬事、

金箔朱焚經報

蘇州鼻橋朱及、以鍊金為業、人呼為金箔朱、曾有一

西蜀僧采持金字華嚴經一部寄其家別去累年杳
無影響朱聽信左右取火焚經煎其金練為金箔年
餘家道日漸旁落未幾得疾而殂此目前近事也。

牛肉僧入道場報

楚中有僧號荆山和尚善星命昔年來寓牛塘壽圣
寺東房旦出市肆中飲酒數升噉飯數升牛肉數盞
至暮醉飽而歸率以為常時值中元寺中造盂蘭盆
齋設瑜珈甘露法食此和尚從外裸袒入道場葷酒
之氣觸忤諸佛菩薩即為護法伽藍神所擊立跪而
死次早人共往看之雙手猶擎向天而跪如故莫不
驚嗟回心向善。

焦典史沉僧報

典史姓焦氏，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任楚中某縣，尋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四程，偶逗舟江上，解后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載，舟人不許。僧因吐情告典史曰：負僧橐中有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山設道場，為觀世音建幢樹剎。公幸附我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典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與偕行。二復三四日，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顛風大作，竟推此僧于江中，舫其篋果六百金在焉。悉入私帑，隨隱其事，自謂鬼神莫知。晚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來案前索命，撫其背曰：君不特擄我金，且害我命。我

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必終不為君有。後汝與君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晝不見形，無夕不感夢。夢即驚寤，目既瞑，又夢如初。凌晨起坐，其僧已先在側。且云：吾獲訴于上帝，大怒，將命戮汝父子。其聲甚厲，與史心中憂懼不知所出。遂得大病，寢與不安。所至驛，遞維舟其下，延請僧道，追薦寃寃，而荐亡。疏中又不敢直書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禱悔過而已。逡巡抵家，病日益劇，願將此金廣作佛事，誓不留分毫橐中。諸凡禱謝，無所不營。而此僧為人而至，常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或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前後常見其攙床而坐，負屏而立，不恒厥處。已而左右皆見，驚而散走。僉曰：和尚

來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特與史歸，且一年有半矣。裝中金六兩，盡精神沮喪，惶怖轉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刺直來，詣門相訪，闖入中堂。閤者拒云：「主人病劇，不能對客矣。」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人。」試告之，典史方負床呻吟。妻拏環聚而泣，已覩僧形見前。復聞僧通姓名于外，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吾必無路活矣。」不如速死，遽投床下，奪刀欲自殺。家人急抱止之。如死者三，取繩縛其手足。倉卒之際，不覺僧至前矣。僧謂典史曰：「某乃人也，非鬼也。君勿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眾相率出避。僧曰：「去年游

薨于風浪中，分必死矣。忽見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燈，熒々然引入蘆漪。幸遇漁舟，得相拯脫。萬死一生，免于魚腹。某六白金，雖為君有，且復募化，已足其數矣。將之補陀，償此夙願于觀世音前。過江陰，知君病所由來，故湏一見，為君釋杯蛇之疑耳。典史曰：雖然，金已盡，即回壁所有，不滿數鎰，何以償吾師負。終當俟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數金，君何出此言。舉家列拜，欲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其飯一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尔之後，鬼形遂絕。典史疑終不釋，語言倒錯，如失心人。少日而殂矣。典史止有一子，為江陰秀才，學藝已成，方應孝廉。桑以

親喪不赴，無故白日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絡繹往
來，尋失其屍。僧歸自南海，聞而嘆息久之。此萬曆中
百年間事。噫！自古冤鬼為厲者亦多。此則未嘗死而
菩薩相通，幻出奇鬼形狀以嚇之至死，一何狡獪也。

曹侍郎伐樹報

侍郎曹公時聘治河濟上，以太夫人內艱還，獲鹿里
中無水，居民出錢買大家井水。公遂鑿十四井于家
汲者絡繹不絕，而陽宅地形從此殘破。其宅傍有老
柏樹一株，故老相傳為千餘年物。公檢曆擇日將伐，
取其材。是夜公夢樹神託形為綠衣老人，詣門告曰：
吾壽已千餘歲矣，明公無遽相害也。不聽。陰譴至矣。

公明日起而訝曰。樹果有神乎。此必無之理也。吾志決矣。其夜老人復見夢如初。曰。必伐我。將滅而象先殛而子。公大怒。睡中叱之去。明日早起。亟召匠工持斧執鋸。立時伐取。樹中血流。地為之赤。未幾。長子孝廉死。公與夫人相次而亡。一門之內。無噍類矣。

崇德縣冤報

吳中衣冠為西越某縣令。縣有大盜。城社數十年莫能源。衣冠籍沒其家財累萬。又斃之杖下。家無少長。悉決殺之。慘毒之聲聞于街巷。隱其事以為人莫知也。一日衣冠賀年入郡城。謁觀察使。乍登舟。便見此盜與妻子數人。皆身被縲紲。囚服藍縷。行于道上。問

左右咸無見者。久之微聞鎖械聲漸近案前。自此尋
眼即至。往還百里。髣髴常在于其側。衣冠心甚不樂。
返縣之日。復過百姓。叫屈稱冤。擁車而入。各裹神馬
于磚。亂擲縣堂之上。都莫能制。進衙後。即見鬼卒押
此盜家口立于門傍。晝夜見形不去。或床前。或屏後。
奴婢皆驚而走。衣冠遂病瘡于頸。透其喉。痛楚倫極。
七日而殂。

留明府過鬼陣

晉江留明府宸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
峻。嘗枉徵財課。百姓瘦瘠。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
拷掠之慘。至手足指墮。于是虞人歌之曰。落指君子。

民之父母、後遷曹郎去、未幾奉差而還、將之閩、道經
吳下、舟中得疾、因入城借寓求匡、而余姻家徐光祿
適有空宅、張典于翦金橋、明府遂寓焉、其時暑月、居
人鄰近者、夜乘涼、方就枕、咸聞街中若數百人語、
相催而過、急起視、月尚未午、自門隙覘之、則皆獐屬
鬼物、怒目戟鬣、或着鎖械、或披藍綫、怪狀奇形、莫可
名狀、始知非人也、頃之候徐氏門開、遂擁而入、其黑
如烟、及曉、報明府卒。

劉廉察濫獄報

明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戊
辰第、為人剛執不阿、萬曆乙巳年間、海寧太常少卿

陳與叔列在外興生，值衛巡官格闕，巡官死，長君太學

矣，不與政，有司坐罪家，長論抵下獄，與議頗稱枉濫。是時廉祭為政，略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一紙文書來告曰：「冢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帝矣，尋當不食而死也。」太常寤而異之，適外傳廉祭有病，迎之，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胗其脉是崇脉，不可為也。」廉祭病中彷彿常見一老公，禮巾白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時，輒跳至胃上，坐而拋之，食以此不下咽，日尔羸瘦，後月餘不起。杭城人多知此事，嘉定何秀才與許生說。

白金吾思報

萬曆中留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世濟
惡，衛尉生而穎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為營將，而
刀筆益善，人以為天道無徵。一日忽患牙床腫痛，其
楚毒不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搖不牢，漸將脫落，衛尉
命家人以次取下，每取一齒，出一大蛆虫，鱗甲猙獰，
可畏久之，齒蕩然矣，僅存齧齧，猶能自嚼其舌，爛
至尽而死，識者以為切齒之怨，眾口所誣，報當如是。
爾吳人錢允治聞其事于都下客也。

李氏妾妒報

長州縣治後平橋東老胥李祝恒，以刀筆為業，妻妾
二人，妾先妻不和，妻暴死，咸疑是妾所殺，萬曆癸丑

年春，妾忽患陰中痛，不堪其苦。久之，捉出二物，狀並如蛇，時：昂首于外，細視之，喙目脩具。或云是人面瘡，臣曰：是肉鞞也。喜食肉，因取肉試之，使啣肉而進。每日盡肉四兩，痛終定矣。鄰人輩咸勸誦經，洗懺多方以穰之。其家素不信佛，今具如所教，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既終，痛苦如故。悶絕者數四，因令女坐視之。坐于妾前方，抱琵琶，鼓舞良久，忽聞簾下有切齒之聲，初速漸近，坐驚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李家惶怖，俄而空中霧語謂家人曰：某為長室，罪不至死，何故橫見殘害？理于帝所得託此瘡，以雪冥恨。雖有三昧法水，安能洗此積憤耶？其聲甚厲，宛如平

生妻自此後常彷彿見大妻在于其側。祿謝竟不能止。號呼歲餘。至明年甲寅夏四月而死。是月十八日。希言與秀才管珍同過。處士錢允治具說如是也。

陳烈婦為厲報夫冤

錢日省嘉興海鹽縣人。住半邏村。家豐族盛。入貨為太學生。其地近接海寧縣。因與海寧陳氏姻連。陳太常與日省之長男諸生祖臯者。日省從女夫也。經義最高。知名庠序。烈婦實祖臯之妻。萬曆乙巳冬十二月間。嘉興衛滿指揮捕盜硃石。販人批岬投石。碎其首。立死。太常父子皆不與聞。會烈婦母喪。遣奴曾在硃

石法榮有米指揮夙共太常怨欲構于上官遂與大
獄罪當坐長男竟論祖臯抵死獄且具矣烈婦悲慟
計不知所出日省使其從子朗生夜傳語往說烈婦
曰汝夫覆盆吾力能營救之但事勢危迫之秋并傾
橐委仗無路雪冤汝豈有意乎烈婦深相傾信立捐
銀三百緡及匣中物金鳳釵珠步搖銀幔鈎紫磨條
脫之屬雜繒采寶玉稱是尽付叔弟二人不問出入
隨隱其事日省御居往來城市常舍于海鹽城隍廟
中分擘財物發篋燦然喜動声色竟為道士隔牆窺
見突扉闌入攘金二餅而出日省跡之不及道士往
告于族人沈儒宗儒宗又亡行青衿也遠走入廟嚇
攘其半明日白之于官二遂案贓拷訊不禁鞭撻疆

自誣伏而儒宗及滿家賓客並相引證、鍛成大辟、祖
臯有口、終莫自明、烈婦聞之、不勝憤恚、以頭搶地、晝
夜哭不輟、聲曰、吾陷夫君、歐刀架棺、尚何面目、見舅
姑、不能白之地上、終當白之地下耳、入戶及閤、縊于
屋梁而死、縣令聞而大驚、旌其門曰、孝烈海寧黎獻
莫不隕涕呼之為陳烈婦矣、未久、日省方在家料理、
行裝將赴京、黃緣為郎、準擬皆畢、忽頓見烈婦囚首
敝衣、帶後鬼使六七輩、來家紛鬧、認是海鹽縣亡過
手力、姓名皆籍入城隍廟中者、張目攘袂、如有捕捉
之狀、問侍從並至、見心甚惡之、少日無病而死、又未
久、烈婦形見于儒宗家、作諸靈怪、索金徵命、煎逼萬

端一日忽坐其妻某氏妝臺前對鏡吁嗟似若稱屈
叩之荅曰妾錢氏也汝夫太忍擿吾金矢又織吾夫
之罪致妾枉死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今獲理矣要當
斷汝家種自爾之後徵逐如常儒宗妻因此得病一
日烈婦形見仍帶後日前鬼使六七輩手持錢銀鏹
鏗然有聲徧室搜檢拉擲林帳凡諸內外長幼舉家
八口以次殂歿不及一年妻某氏亦死每一人死則
曰陳家娘子來也室中終夜相驚儒宗惶恐叩頭向
陰魂懺悔頻為設食烈婦曰何勞如此苦我百金坐
夫大辟豈是壹餐所能禳免儒宗跪而請曰今當出
此槩金為娘子粧塑佛像追福生天不亦善乎哀求

千數烈婦良父方許之因辭去霍然不見隔數日儒
宗匍匐亡妻喪事哭弔紛紜頓忘前約晨坐輒聞戶
外詬罵散見烈婦褰簾而至怒曰許君出樣金粧像
獲免追錄何故遲延以我不能殺君耶言已遂滅儒
宗爰色流汗應時併工粧成金像數軀供養于家朝
夕懺悔骨肉喪盡餘有一二子孫不勝淪落之感為
太原王徵君釋登為作陳烈婦傳有云誰謂中冓不
能為厲鬼乎傳成兩家果有此報徵君向余稱述如
此後金生請記無忘焉自古枉死三尺組下有載記
甚多烈婦一何靈異若斯也

南裨僧食餅報

蘓州南禪寺禿師雲峰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
廣求滋味無慚愧心平生嗜鯽魚每食鯽或生剝或
沸羹或斫其頭日辨烹殺萬曆戊午火焚滄浪亭後
僧廬禿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內掖從囊篋煙迷不
能出人見其昂首墻上蜿蜒偃轉與釜中鯽魚無異
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欽氏子殺狗報

蘇州欽氏子不載其名少漁于色嘗得媚藥方其法
取雌雄兩狗交時用利刃斫其陰出以治藥二成乍
試御女中夜得病作狗嗥數殺而死欽與畫家王中
立周旋王所傳說

瑞光僧淫報

蘇州盤門內瑞光寺僧如蘭，不持律戒，畜養園婦為妻。萬曆癸丑年，為人攬送菩薩像一軀至五臺山，寄載運糧船上。如蘭共守而去，見舡人婦父而有色。日夕調戲穢言，狼藉將及其私。忽為運糧衛尉所覓，怒蘭淫邪，立加叱逐。併菩薩像舁置東昌河濱。左右諷之不能止，如蘭計五臺路已漸近，因雇生口前進，隱匿奸謀。將報山中人共決，致像之策。總登驢背，使見陰神從空而下，以戈矛刺其兩肋，應教流血，痛苦不勝。悶絕于地，良久，所患處因爾成瘡，日漸洞開，爛出兩內腎，膿血與腹相通。及家而死，當時莫不以為有

果報矣錢允治說

吳氏子冤報

長州縣平橋沈幼文工于募石稱高手其子長郎本立亦善箕裘萬曆丁未長郎忽思遠遊將挾薄技于齊東都御史黃公幼文以子不識道路託婚吳士廉合伴同行既徧江淮復遊邊塞兩年間計會剗剗之資不下三百金與廉單舡寄載南還行至瓜步廉利其資蓄忽萌異謀遂于楊子江頭推長郎墮水而死盡擅其橐將書札簿籍一燒滅幼文夢見長郎被髮裸形浴血而來冤泣不自勝訪于客伴竟無究其跡者廉自以逆謀氣阻不見丈人潛住妹家其妻往

會適見紙灰在地。又庭中晒出白練衫。月色素于青
鑲錦半臂。流蕪香纓。汗巾小刀。予悉認是弟長郎故
物。心疑之。密而不言。泣告于父。勿文力孱。口訥。情知
是壻所為。不能訴官。甲寅。追加痛憤。設祭招魂而已。
至癸丑夏四月。廉挾皆出賈。仍過揚子江口。祇頭便
見長郎影于水中。相拖入水。須臾失性。發狂。自投洪
波而死。

定慧寺冤鬼相逢

萬曆年間。有姑蕪城東少年某乙。嘗從其伯父入京。
死父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痾。忽遇新安賈人某
甲。憐而拯之。力為營辦。臣藥。少日遂痊。乙便相隨。不

去甲以其人敏給可使傾心相託簿籍管鑰出入其
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起惡念將甲謀害拏之急流
中擁其質千金還姑蘇驟為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
蔚門內定慧寺中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出魂傳有西
裏高行法師至寺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
數千人有徃來少年之門者侈為勝事挈同往觀乙
心雖疑忌初不欲行己自度世間必無真鬼竟與之
偕總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先在矣乙遂發狂大叫
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此今番放不
去也急走僧厨擡刀自屠其腹抽出肝腸臟腸擊于
掌以示衆人無不怖走遂仆于地而絕其夜賈人之

子復夢其父來說報冤事明日直詣少年家檢其簿籍管鑰宛然如故貨財封記尚存鄰里推驗無差子遂縱有其業乃知天道好還如斯冤報速而慘矣

吳省郎殺人報

萬曆近年間、毘陵吳氏大族某貴人為省郎時、誤斃一裁工于獄、數歲請告還家、裁工亦魂隨之返、乃與其家為柴白、日見形往來、貴人病如中惡狀、日漸沉、一日信州張真人舟過毘陵、况所親往白其狀、懇求禳制之事、真人曰、余正一明威之法、久不傳、即燃香燒甲、亦無驗矣、請轉祈于郡城隍、以伺其便、及焚

符書法、城隍立命出牒、速治、俄而寔卒受牒、廣索于
吳氏、不得、又徧地搜訪、凡十來日、乃遇裁工于小君
山、廟中曰、處：尋不得見、却在此耶、叱起、就擒、裁工
怒曰、吾盜覆積年、今方得理、異寃于上帝、二命君山
之神、為我昭雪、此人福盡、災生、旦暮且攝至矣、見形
于其家者、即所差鬼使、吾待罪于茲山、未嘗去也、何
與城隍、乘而以真人之命、制我乎、寔卒不得已、持牒
還白所司、報于真人、真人曰、名聞于帝、非吾力所能
回也、其夜貴人竟卒。

南濠楊氏寃報

南濠楊氏、開生業、舖有名、其子克春、獲舉于鄉、楊遂
用勢力、謀得其鄰馬氏宅、馬氏亡婦、形見如生、時恒

在屋梁上住，張目，糠袂而罵，揚死甲寅冬子病，又見馬回逼去。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早死，而資產甚饒，道孤方在襁褓，母發，保惜非常，其叔亡，輒思謀害，蜂目豺聲，頗驚視聽。一日跪告其發曰：「吾今悔悟，改事嫂矣。」兄所遺子，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字之，願嫂無他疑。發謝曰：「叔有汝心，妾夫為不亡矣。」自是深相待，各無異志。孤年且六歲矣。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携其姪同往，小兒拾得零星木屑，還家戲蓋小房，如是者再四，同出同入，略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取火往覓。

斧劈其腦仆于途矣。明日訟于府：下其事于理：不能決。值上巳祭丁，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共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于案前，稱冤流血。被理問曰：是某氏兒耶？應曰：然。曰：是汝叔謀害乎？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某日祭畢，即召叔對簿，其服其辜。旬餘後早起，獨啖，又見此小兒來謝，視其面已無血矣。聞人王某見為府理刑，親與黃州收九鼎談。

賣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為業，此人常肩油擔，往來城中。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頸下鑲銀項，箱臂垂紫磨跳脫，身衣文葆翠纓，計可直數十金。便

以事勞無人免死
為不得言小兒不
能言人曰以知

萌惡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
不防範之一夕賣油人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
于僻處褫剥衣飾殆盡竟絕其吭藏屍背井中父母
失兒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刳得計幾年之
間家亦驟富妻生一子死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
五歲時夏月天暑賣油人移枕靠當風而臥兒拔其
髻中銀簪戲刺當胸賣油人方眠熟大斲不知也睡
中誤謂青蝇所集拿手一拍簪貫心矣即便絕不治
兒遂長成擅其貨業許生國光嘗見其翁說之

書生婦始報

近日吳城有大家女嫁于某書生為婦妒甚嘗怒勝

婢與書生私通，取木秤一根，穴入其陰，婢竟以死。莫有發其事者。居數月，此女陰中生一肉蛇，楚割異常。時：昂首向外，用手捫之，復縮而入。匠藥罔效，遂死。

小韓負心報

小韓者，杭州人。少年美丰姿，暑月裸程，膚膩如雪。父亡後，與母孀居。其母善製紙鏤，日翦數百，供里社祭享之用。餬口而已，未久，母亦死。韓遂流落無家，日偶立于陝商鹽店之下，見有算簿在案，店中人不嫻算術，前後昏錯，致主人翁屢叱之。韓遂代為布算一局，從容下籌，甚有條貫。主人翁驚視再三，見其衣服藍縷，曰：以子骨相不貧，奈何困悴如此？豈謀之拙乎？

子采店中為我司其出入即終身可成就矣韓大喜
過望訊知此翁即閔中醜賈之老也家于杭城積貲
四十萬侍妾數人有妻與子居閔中歲通信耗以為
常賈老既得小韓視如己子甚于骨肉韓亦父礼事
之每食則數妾皆來侍坐韓亦與為往來出入暑無
嫌疑輩中有幸姬年稍長者小字荆娘容色艷麗風
態動人兼善于治家一見小韓遂屬意焉而事賈之
心怠矣韓雖年逾弱冠猶未近女色始諧繾綣曲盡
于飛時：隱入室中兩情相得眷戀少雙歲餘家人
不之知也己而荆娘有娠免身生男模樣與小韓無
二矣衆始覺之賈老又極愛此兒常抱出店中戲韓

曰人皆謂此兒糞汝意汝所生果否韓面發赤賈亦發笑而已首尾三年所得荆娘囊蓄數千金喻山河指日月誓心不娶願畢一生之歡後韓忽萌二志竟置別室于外娶得某家女婚為荆娘聞而大恨涕泣不食沉繇枕席寃忿彌深韓自以負盟慙恥避不入內常託事故一夕設計召至荆娘怒甚啗其頸肉者三長慟哭啗血數升而死中外聞者無不唾韓之薄倖矣荆娘死後輒見夢為祟同時男女婢使十餘人又無故相繼經死于室韓反嗾其怨家訟賈老于官多方布置計斃之獄中官察其枉雪之賈老出獄後房帷若掃悒悒不樂又數見怪異往來韓教他客諷

之西歸。至是四十萬金貨業。一旦為韓氏有矣。明年賈老命其長子來杭營筭什一。韓復百計誘惑。與為花柳之遊。後陰使人誣以不法事。有司追提急迫。中夜遁去。而韓自謂用計之得。鬼神所莫知也。廣張典庫。縱蓄少艾。遂謂杭城富人。一日于官巷口過。忽見香車中一美人。妝飾甚富。褰簾而語曰。負情儂尚在。乎。左右望之。酷類荆娘。既近。乃真是也。出簾持韓領髮。同還所居。及門。韓脫身疾走入內。荆娘隨踵而至。登堂詬罵。氣壯如生。復招集前所經死之鬼十餘輩。晝夜作耗。常自持韓臂。指噬咬拍振。楚毒萬狀。韓開眼便見。計無所出。但以手掩其面。向天私祝。願盲雙

目判娘遂唾其目。三故自首。嗣後韓神理惑亂狀
若病狂。左右咸見。寃魂之氣纏結其身。竟暴卒。之
日。適實子復來泣控于官。二將賢業盡數。斷還。而并
典庫少艾亦歸實子矣。張文煥松陵舟中說此。

諸葛氏負盟報

浙人諸葛一鳴。秀才時。讀書杭州靈隱寺中。一日步
至冷泉亭下。見石上坐一老翁。狀貌清奇。與之語。甚
玄遠。訊其故。云。吾待小孩子至。即行矣。然渴甚。子為
我覓漿一甌飲之。諸葛即從擔上買鮮藕一枝。奉上。
日以藕代茶。可乎。老翁從容嚼藕。畢。日向暝矣。謂葛
曰。所期不至。奈何。當從子借宿一宵矣。諸葛貪其高

論欣然挽歸僧舍置酒張燈談笑忘倦設榻于隔壁
室中止之心訝其為異人也燈下穴壁以窺見案上
所閱者新浙江舉子榜也諸葛方知老翁是天神亟
款門求進跪于燈下叩頭不已曰肉眼不識大聖死
罪死罪但不知今科榜中有某姓名否老翁曰子當
于後科榜中獲雋無憂也諸葛固慙曰某苦心已久
既有科名之分何新不先與之復使某待三年且老
矣惟賴神人為某高下某手老翁曰固也但陰注陽
受天曹已定吾豈能獨私于子耶再三叩頭求之不
已老翁曰籍中止有張某父方病倘其不及與試請
以子當之矣但吾為子力求子須費三十萬錢酬之

陰府公門，亦有使費。初不異世間也。諸葛曰：負甚何從得三十萬錢耶？翁曰：無難。子于放榜之日，多取紙鏹，計三十萬錢者焚之，所費不多，願無相忘。諸葛許諾甚堅。夜半果有四歲小兒來，老翁竟去。其秋諸葛果中鄉薦矣。放榜之日，人事匆々，雖常記老翁之言，以為冥理茫昧，不足為憑。遂爽其約。旬日之後，老翁復來，形容憔悴，衣裳藍縷，無復曩昔氣度。數而責之曰：吾為子受困，不可言子非人也。諸葛謝過不已。曰：小間便了，夙願何如？老翁曰：今無用矣。然吾乃某山之神，為子受謫，遂至所婦。明春當為子力謀一進士策。子能為我立廟，使復有香火，但無若前度之食言。

可也。諸葛許諾益堅，指天設誓，因約于某日某時會于北京某地。至則果然。其春會試，老翁晝夜作伴，首場三日之前，即于閣中竊出經書題目與之。及入試，一毫不誤。第二場復如之。至第三場，待之良久不至。臨試之夕，將唱名矣。見老翁踉蹌而至，曰：吾為子覓策題，幾不得出。恐子部署無及，頃便竊得程策五篇，以貽子。懷之而入可也。諸葛曰：禁甚嚴，吾安敢自罹法網。老翁曰：某在能蔽人目，無慮也。諸葛遂如其言。遇搜檢出，老翁在傍，與軍士高聲相鬩，蜂擁之至廳。事前失女翁矣。諸葛遂被笞三十。枷示首院門一月。幾死。枷將畢矣。老翁復來罵曰：子欠三十萬錢，今受

此杖世思徽俸進士第耶世上未有如子負恩失信
人也言訖不見後乃知此翁是天狐非神人也京山
李博士維柱偕詣公車親質其事

邵舉人冤報

姚江邵喻義浙東知名士也其父德久為北京東城
兵馬民間一婦人素有貞操而仇族蒙以不潔兵馬
受贓枉法杖而遣之婦恥見辱恨竟不明歸而雉經
以死之之後適喻義偕計入京會試每夜夢見空中
一仙女冉冉從雲端而下向喻義作禮而言曰君是
今科會元必中矣但珠卷要進呈御前者第三場策
要緊須用心做無造次也如是無在不夢率以為常

是科丁未、喻義進頭場、文甚得意、至中場出後、又復
夢見如初、喻義心愈疑猜、至末場、恒恐失誤、只得懷
挾抄寫策要一小本、縫衣袂中、搜檢不出、竟置卓上
對抄、監軍過而好言謂曰、豈宜公然如此、喻義叱罵
而去、又一監軍過、復如是相謂、喻義復叱罵如前、其
人忿而奪去、白于監臨時、孔御史為監臨官、聞而大
怒、亟遣擒捕、既至、則其舊板門生也、御史遂詭言以
問、喻義曰、監軍于汝平、日豈有怨、欲乎、喻義進曰、兩
場文字、定中會元、某怨三場不稱、寔是帶進、初無怨
孰、御史本欲伸救、喻義無余狂悖如此、有徐御史亦
同監臨、因曰、彼已自首、我輩豈可容情、即叱伍伯行

杖：畢，枷示于貢院前，充吏南還。後其事卒聞于上，
邵卷果達。御前適符前夢：中女子，即寃婦所化。
或謂婦以寃死，得為仙女，未可知也。

王給事食犬報

崑山王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夕在邸舍，
時坐燈下讀書，忽聞小犬嗥：散環其榻而吠之。覓
看無所見，既坐又聞，起覓杳然。呼左右共相尋，聽其
聲，乃出燈檠之中。歷：可辨一家惶駭，給事後雖斷
食，竟成疾而卒。頭輦下冠裳，多知其事。

蒸蜂之報

有某甲養蜂一房，盜者乘夜囊之而去，未及賣，咄之。

甲伺于門外盜者計無所出置甑上蒸而熟之瘞入土中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舉家忽患癩風相枕籍死莫有為收葬者余見釋典中有沃蜂之報由此觀之定不妄矣

張阿招屠猪報

江陰縣顧山有屠兒張阿招一生宰猪為業年六十歲而死二日皮肉發癢不可忍呼其妻炊泔湯沃其四體以為快又用大木槌擊其手足晝夜不停久之採取屠刀自剖其腹以死

顧樂屠猪報

顧山又有顧樂者亦宰猪為業高君承先親見其死時在定菴伽藍前地上作猪叫數聲宛轉而絕

馮氏子屠牛報

江陰長溪馮氏子臘月廿五日宰牛是日天大寒見其先割牛舌作羹以下沸酒十餘碗不覺醉極將刀割牛誤舉刀口向上自屠見者共嘆報之不爽矣

天長縣化魚僧

天長縣居民劉萬打雁捕魚為業一日有比丘詣門乞食適釜中赤米飯熟其婦因取施之謂萬曰君今日捕魚必當得極大者然不得妄殺是龍而魚服者也已而果得大魚萬不聽剖其腹赤飯猶在焉萬奔家相繼病死

修行人墮犬腹

處州民張某，號幻雲道者，一家母子兄弟六人，俱持長齋，修行奉佛。一夕張在房中坐，有人呼之甚急，張應曰：求其母，兄弟弗聞也。已又呼之，如汝者三，張乃泣謝其母，兄弟曰：呼我者二人，約同到黃仰橋家，似將往託生耳。兄弟幸善事母，明日須過黃家相看，如為人則已。倘墮落非類中，汝輩無為持齋念佛矣。其夜無疾而逝，侵晨詢黃家，果夜半犬生三子，兄弟慟號，遂不信佛。黃即陝州兄弟也，其說不浮。余謂作犬是業報，亦因宿因。如來白犬骨，尚與須弥齊高，何況五濁有情。張以一念之疑而入異類，心為畜生，吁可畏哉！抑其平居修持之志，必有未堅，不然理之不可

者也

薄明經為魚

余邑中薄生名澹如，年少有文藻，能為近體詩，以萬曆丙午舉明經。然性喜蕩，汨于酒色。壬子七月間，從嚴舍人澤閣于中，偶閱說海，見唐人韋主簿化魚事。津：慕樂，意入清冷之淵矣。其明晨赴友人徐先輩待任文社，二三同袍在焉。角藝既畢，主人設酒餞餉。客薄生于席上，恣談古今，無不稱說。俄而口角忽覺流涎沾清衣袂，坐客相目驚訝，生故不自知也。詎其歸，又固不肯行，強掖之登榻，則病已口噤，不能言。亞

台醫至察其脉，已不可為，請按穴以灸，炷艾凡五壯，亦不知痾瘵，僮僕憐憫，遽止之。募役夫數十人，連帷榻舁而歸，入門登堂，妻拏環擁，號泣疾發，于未迨成而絕矣。殮後，經七日，是首七之期，生雖家于虞山，世為婁江人，于是延婁江沙門所善者六七輩，至家設大齋供，頂禮梁皇慈悲懺法。沙門以楊枝洒盡，食口嚼，作胡語，忽見飯中躍出一金色小鯉魚，擊跳佛前，向空闕，觸象沙門，圍繞于座，羅而得之，于是一時合掌齊聲念佛誦呪，放之城西大津中，悠然而逝。明經精靈所化，與韋主簿事千載，今符矣。釋典所稱六道四生，一切惟心所造，此非其可證者歟。余又嘗見

唐人小說有甘露謠一書載魚服記甚詳洪爐變化
理寔有之凡人所信唯耳與目此固非出耳目之外
者也

徐文長冤報

山陰徐渭字文長為縣諸生試屢雋世廟時胡少
保宗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募府典書記寵禮特
甚渭嘗出游杭州某寺為僧徒所不禮陰銜之夜宿
妓家竊其睡鞋一隻藏之于袖來晨入幕出以呈于
少保詭曰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察登執其
寺僧二三輩斬之轅門渭為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
輒以嫌棄續又娶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

戶內歡笑作聲，隔窓斜視，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餘，風儀俊美，擁其婦于膝，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徧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渭復自外歸，小婦晝臥于床，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渭不勝憤怒，報如吼虎，挺前擒捉，寂無所有。急索挺刃，不得，便引錢燈檠刺婦頂門，深之而絕。遂坐法繫獄中，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數年事亦解。渭聞居發憤，往日諧殺寺僧，受此冤報，又傷其婦之死也。賦述夢二章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鶻雌，啾惡侶。兩意茫，墜晚烟。門外烏啼淚如雨，既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鉤，間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蹤

不到棲鴛閣。自是絕不復娶矣。丁酉冬，四明太常鄉
余寅說

徐氏兄弟冤報

常熟徐昌祚任子官至比部正郎，尚書公杖之孫也。
兄弟六人，同父異母，各不相能。昌祚昔有沉姑之事，
為第六弟鼎祚所誣，時西臺御史行部江南，以鋤疆
為名，鼎祚欲重兄罪，乃擢第三兄，執父隱患，併證入
昌祚案中。昌祚稱冤不服，鼎祚與諸族人怨家交相
誣引，構成大獄。昌祚叩恩而死。後其全產弟復祚
設為鬼言，備陳古今罪福報應之理論，釋鼎祚，鼎祚
不勝寒心，雖復悔謝，殷憂不已。其家數見昌祚為祟。

却後三年萬曆甲寅五月，昌祚游無錫惠山寺，忽聞昌祚隔壁笑語，已又聞叱咄聲，驚問侍從，咸無聞者，往視寂然，意大惡，遽命舟馳歸，病七日，見昌祚守之，少時遂亡。

新發潘家交報

蘇城富民潘時用，資財十萬，號新發潘家。時用先有一弟名璧，生歲餘，潛于襁中殺之，其婦免身，便生潘大郎，模樣酷類其所殺弟，常有忿志。未幾生二郎，既長，兄弟不和，共相訐鬪。後大郎為子錢家所逼，推仆時用于地而死。二郎妻父衛，起部勳也，權抗閹時，與秦御史諧善。秦按吳中，立召大郎鞭殺之，咸云起部

所構俄而二郎寢瘞數見其兄械繫相守、備諸妖崇、
無何嘔血死、起部衣緋而出、亦預見大郎在堂後、問
左右、皆無所覩、驚走入內、數日相次暴亡。

東方伯濫刑報

蕭山來方伯三聘、性剛嚴、居江西藩轄時、有一典被
仇誣盜、不窮踪跡、立杖殺之、萬曆辛亥冬、方伯論列
還家、美遇江西地師到、擬同往鄉卜地、欲行前一日、
遣使過姻家、預令設具以待、其夜方伯張燈置酒、與
地師飲、罷、閤扉寢矣、忽聞門外人馬聲、初遠寢近、
自起出戶看之、見一人手持文書、跪于微月之下、就
視、乃昔所杖殺典也、驚問曰、若何以至此、曰、來召相

公耳方伯收其文書、急取火視、則兩手空矣、便呼妻
子處分家事畢、于是遂卒、鄉人徐說叙之。

繪園卷之七終

繪園第八目錄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楊尚書前身為僧

陳典史前身為僧

姚御史前身為侍者

段氏曹夢前生

王一鶚悟前生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趙增廣悟前生

劉秀才輪迴

張明經輪迴

萬侍郎三世輪迴

沈僉臬後身為林家兒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假山鄭前生公案

關頭陀後身為祁家兒

周南甫再生

韓氏妾三世女身

豬死為兒

卞老再生

童燦兩世為僧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王文成前身入定

陳氏子兩世吹簫

諸先生先善逝

張都憲前身道人

蜀王子前身為僧

徐光祿兩世輪迴

繪圖第八目錄終

繪園第八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臨海中丞王公士性、好遊名山、宦轍所至、無不搜奇
討奧、所著有五嶽游稿、先是西川峨眉老僧性好
游、自恨一生不得徧探名嶽、年又駁、向暮矣、乃誓
于來生了此夙願、臨化謂其徒曰、吾今往台州臨海
縣王氏託生為界、十六年後、汝可來一相訪也、其徒
遂書屋壁以記之、至期、浙江南下、尋訪至台州城中、

則公年總十六、相見依然、宛如舊識、計老僧化去之
年月日時、即公之甲子也、享遺金帛而還、乃知李嵩
房瑄、蘇軾諸公、並是高僧轉世、以佛法推之、信不妄
矣、

楊尚書前身為僧

宮保尚書楊俊民、山西蒲州人、父即太傅蔡毅公博、
世廟中名臣也、先為兵部尚書時、與世父武選府君
深相結契、嘗為府君言、民兒墮地、即合掌而笑、見人
則打問訊、僕心思其妖妄、抽床頭短按劍、而叱之、民
兒即從乳母懷中作殷言曰、老僧四川人、峨眉山出
家、因發願修造寺殿、估計二千金、止募得銀六百兩、

埋于寺傍石橋下，不果成功，以此託生高門，願為相
公子，求相公遣人往彼發其藏金，為我完成勝事，有
兩弟子俱在一可託，一不可託，惟相公裁之，言畢，襪
襟如故，自此不復言矣。僕聞而大驚，便納劍，立捐千
四百金，遣幹辦往川中推驗，委有寺在，較老僧化去
之日，適符民兒所生之年月日時，其後二人尚在，發
橋下藏金，果六百兩無缺，于是遂出金，益建佛殿，煥
然鼎新，此寺今為名藍。余幼時嘗聞府君言如此，忘
其寺名矣。襄毅公曾因北虜之變，以大司馬得專征
伐，挂平虜將軍印出塞外，軍大振，後銓宰缺官，世
皇手批特旨，命楊博為吏部尚書，故公門上榜帖子。

有四句云金印腰懸，曾司百萬緡。緡命丹書手，勅認
叨千百緡。紳頭父子生，而一品者自公家。而外不多
見也。

陳典史前身為僧

嘉靖癸亥，姑蘇齊女門外陳言者，由功曹入選順德
廣宗縣典史，與外孫湯汝學并其僕三人赴任。道經
村坊中一野寺，見寺僧五六輩，衣帽修整，候于門外。
陳問曰：「前路有歇處乎？」僧應曰：「驛遙遠矣，盍留小寺
一宿。明晨行路可乎？」先是寺僧夜夢其先師謂曰：「明
日我當整歸，汝等可著袈裟立寺門外俟之。」至是僧
見陳君模樣，儼似先師故身也。心疑之，延入坐定，細

問其生年月日、即老僧入寂時矣、果符所夢陳六如
舊相識、汝學乃同行者、說其夢、寺名西京

姚御史前身侍者

嘉善姚御史名綬、字公綬、其父封公、頗好善、宅西有
大雲寺僧房、侍者年且老矣、常受封公賑施、一日封
公于田中觀刈、穰忽見此侍者、肩其襜、從宅中後門
直入、怪之、使人往問、則細君就館產子、又使人詣寺
中消息、云侍者病三日、頃化去矣、封公心知是其託
生、及御史長而探點、不若于訓、公亦不甚保惜、年十
六、尚未識字、讀書、御史行第三、其伯仲二兄咸舉秀
才、公令御史踐更于縣、尉怒其狂率、杖之歸、乃發

憤就傳日夜程書不休如是十年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請告還家悟前身是大雲寺侍者因自號雲東逸史

段民曹夢前生

武進段金字新子十九歲擢進士第拜官民曹郎權稅杭州北新關一日坐理文書忽覺倦甚擲筆而假寐於案踰時驚寤亟召伍伯前詣第三條巷內沿街往有穿練婦人祭其亡夫道上祭品是青菜餛飩訊之果符其言婦人云夫亡已十九年矣亡之日時即段君年命段君喉中猶帶青菜香也遂捐俸義給以粟帛時婦年猶未滿四十當路中段與婦有姦論劾

罷官、

王一鶚悟前生

山東王郡伯一鶚、為真定府太守、前身即真定府人、入境依然、忽命吏入某巷、訪某家、徵某人姓名、果是、蒼死之日、即公生辰也、一嫗出、鷄皮雀髮、詢之、乃是公妻、公厚給之、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三十年前蘇城有某秀才、為暴于鄉、人莫不切齒、然頗通宿命、一日中惡死、託託生城外某家為猪、形體面目、宛然猪也、自恨一生為人、無所不恣睢、今乃墮于畜類、受此惡形、視其身與餘猪共臥糞壤窟空、

中腫脹其毒甚可憎惡求死不得恒欲早就屠割於是日夜向園中作耗不肯食其豕怒即縛四足在店前殺之殺死復託生為小綠蛇自顧其身僅長尺許已為蛇矣時蟠于深榛中竊聽人言乃是劉指揮家後園自恨方脫刀塗又罹毒業捨身受身終不獲生人道復求死不得以頭擊樹觸石腦血滴沈日夕在草中擾亂無已見人至使張叻嚙之又私念蛇死可為人忽見一批菜婦人窺其形軀似有娠試追隨之竟蜿蜒于筐底菜下乃是劉氏後房姬也將媿矣從女伴携筐園中挑菜既而入室驚見盤蛇呼家人共來打殺不覺神魂纏住姬身其夜即產却見其身

已復為人矣。遂為指揮之子。此子六七歲時，猶知前生事。謂身從蛇中來也。沈問之父說此。

趙增廣悟前生

嘉靖中有趙生者，是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月，迎督學公出郊數里外，入一酒樓，過飲火酒，大醉，不脫巾服而臥于樹下。其僕汲寒泉沃之，便氣絕。魂游溪邊，犬來相嚙，忽見洗衣婦人臨水垂褙，就而隱身。不覺魂神冉冉走入其牝中，戶樓上人咸怪秀才在樹下臥不起，撼之，死矣。僕走報家，昇歸殯殮，初不知其故也。是晚婦還家，即產一子。趙生見身形縮小，即悟托生在此。忽一日，婦家出外，置兒筐中，有犬入房。

以舌舐其兒遂驚起作聲曰趕狗子趕狗子鄰人或
謂筐中兒語不祥亟覓其父母遂將殺之矣父待鋤
作擊兒狀趙生懼乃不敢言至五歲時始向父母具
述其故曰我故本府增廣生某也家在城中某巷可
遠喚吾家人來及家人至嘆息淚下叙述家事一
無爽妻猶未改嫁也且戒收藏遺書勿失兩家因此
遂相往來不絕後求還家覓遺書讀凡前生所讀之
書猶能一一覆誦及能記憶同祀姓名常向人誦生
前州考試卷吐辭朗不訛一字書法亦與前生相
同數歲外即補諸生仍為增廣詣君賦詩以紀其事
焉

劉秀才輪迴

四川某縣秀才劉祥年三十與妻子窓前算帳忽暴
死。後托生于百四十里外鄰縣某家為女。到四歲
時其母抱之懷中女忽作声而言曰吾是某縣劉祥
秀才也。方在窓前算帳何遽以死。何以生于君家。
其母大駭急遣人至其地訪之。劉家停棺尚存帳簿
與手遺書宛然在窓前案上。其妻聞之乃出金帛聘
其女歸。終日手抱告于人曰此吾夫劉秀才之後身
也。張太僕鼎思親見其事為高君承先說之。

張明經輪迴

山東昌府高唐州人林士章嬰兒時能言。自稱前

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嘉靖壬子科中
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逆旅小
樓。忽中煤煙薰死。上帝憐其枉勅為任丘縣城隍。後
享穢婦之祭。復謫人間。轉受生于德府禮生林接武
家。述前生事了。先是明經朱受生時。託夢于其姐
家李太學云。六年後君謁選。當得上海丞。過高唐。頗
少駐行車。遣朱童一訪我于林禮生家。因得面吾女
喜娘。是時明經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聞有車馬
鼓吹聲。久之遂寂。及李太學謁選。果丞上海矣。隆慶
六年壬申十一月朔日赴任。道經高唐。即挈朱童及
子婦喜娘詣林家。士童一見。即呼朱童。朱童泣且拜。

出袖中鏡子及繡囊，誌之云是我買與喜姐者。又言在京師時購珠一囊為喜姐作嫁時裝奩篋中，無失乎。於是其女痛哭抱持，遂留鏡以期後會為詳載處。實堂集

萬侍郎三世輪迴

明江西南昌萬侍郎某，不離襁褓，其知往因。記第一世是董氏子，北直隸人，為縣胥史，頗工書畫，而行多險詖，往之虐取人財，至三十五歲，與病而死，留閻羅王殿下三年，仍管書記。王忽謂曰：汝在陽世造業最多，不可紀極，安能免于馬腹乎？即命冥卒取馬皮一具覆其骸，推辭不及，勉受之。移時便入馬腹中，遊

巡之間不覺隨地為駒矣。稍長鬣甚，充地驛傳。日奔
馳數百里，鞭箠交下，殊常楚痛。一日掣韁，遂走迅越，
灌莽，圍人跡之河濱樹下。馬遂噬數口，拚圍人入水，
復蹂躪之水中，至死乃已。尋自追恨，阿馬既受畜生
身，復犯殺人大罪，今畜不知墮落何狀也。便跳蹶嘶
鳴，不食而死。後復有人牽至閻羅王殿下，自理擅
殺圍人，罪合萬死。王閱簿謂曰：斯有何罪，由彼七生
前殺汝，今世報之，適相當矣。有頃，敕冥吏曰：董某償
債已畢，此回合生世間為貴人，身居樞貳之職。吏遽
取烏紗帽戴于馬頭，帽甚窄，請易其大者。王曰：此二
品官職，至不易得，當復何所嫌也。遂以頭戴帽而出。

託生此身于江西南昌縣萬家、復登進士、果歷官至工部侍郎、信三世之有徵、捨生受生之理、昭然不爽矣、萬公自通籍以來、清介自持、一節不改、所至捐俸錢買牛皮、命工縫作馬鞍中襯皮、每一馬家、分給兩片、既拜司空、三月而乞骸骨、天官尚書吳鵬、嘉禾人也、與萬周旋甚厚、嘗苦留之、語云、公望甚重、一二年可居吾位矣、何得言去乎、萬答曰、某定命合居二品官職、豈宜過望哉、吳素聞公有死馬襯鞍之事、而不詳其故、因詰之、萬良久、遂叙宿緣、欽眉而言曰、某昔第二世、被配作馬、為人乘騎、其人恒以雙膝夾擊兩肋、痛不可支、馬肋下肉、俱被磨爛、每行一步、慘入心

骨而此神識還生萬家，即今此身是也。思作馬身受
苦如是，故造斯功德，以施羣馬，非徒然爾。尚書嘆息
久之，因編以話于賓客。所知金三枝述焉。按北夢瑣
言載唐有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其家不施
門限，慮傷馬蹄，與萬公夙緣，髣髴矣。

沈僉臬後身為林家兒

此書既為人所
撰則度而不可
不
明廣西僉臬沈公應魁，字仲文，常熟縣人。擢嘉靖庚
戌進士。其子椿年，即希言之先姊夫也。僉臬有文名
，工書翰，與吳中皇甫誥、昆季及三黃輩為詩社交。晚
年結廬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為黃金，平
生質業，費于炭值，為方士所誑惑，鬱鬱不遂其志。卒

以首死。三年六十有餘。後數載。椿年始露頭角。為縣諸生。復好扶乩之術。嘗于靜夜作一符。召仙人至。忘其名。問食臬。死後因繆仙人筆授云。鄉父亦無大罪。不墮息趣中。地府處分。已令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庭楊家為男矣。後當貴。扶乩人並非識字解書者。椿年畧不外傳。希言弱冠時。親在其家見之也。未幾椿年亦夭。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長洲縣諸生劉咸明。恭政玉成弟四子也。二十一歲。雋于澤宮。其年萬曆癸卯。一夕忽夢入太山東嶽廟中。見一緋衣官人執簡而立。旁有同遊。指而謂咸明。

曰：此官姓孫，名阿掌，人間生死名錄者。咸明因下拜求問年壽，官人曰：卿壽止二十七歲，不能多也。咸明意甚惡之，愁憂不樂，祕不肯述于人間。告所知，亦囑勿泄。至己酉春，咸明已二十七歲矣。一夕又夢前緋衣官人告之曰：卿今應死，無可避處，死當受生于江西南昌饒家為第三男，兩兄皆諸生，鄉後却為孝廉也。咸明驚寤，汗流，自知不免，乃輯其麟經課執梓行于世。旬餘遺疾少日而殂。咸明與蔡秀才士順並為吳都諫壻，士順叙之。按裴松年記魏苻濟妻夢亡兒言在地下為太山伍伯，憔悴困辱，今太廟西孫阿將召為太山令，頭囑轉我，今得樂處，明日推問，果得之。

濟乃見阿，具語其事。阿亡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為錄事矣。」說如此，豈阿至今猶為令未改乎？

假山鄭前生公案

蘇州女醫鄭氏，著名假山。後有從兄弟二人，兄名欽，謨弟名欽。試萬曆丁未秋，欽試夜夢兩鬼使，手把文書來家，追攝問其故。曰：「四十年前劫殺一僧，今申理使我等來追攝耳。」及出文書視之，則欽謨姓名也。試曰：「誤矣，此非賊名。」乃某親房兄耳。兩鬼使便乞引至家，彼既入，即出而語曰：「在家誦金剛般若，不可得取也。」後三日復來試，驚起，私與細小共說，初無信者。往驗誦經，恰符鬼語。經三日後復夢如前，兩鬼使

仍乞引至。試從屏外竊窺。見其逕入。謨帳捉而出矣。既覺。悻汗交流。投明往看。且見兄謨坐堂上。為人處方治。割如故。了無病氣。未敢說之。絡繹探聽。至于日暮。聞其家擁闈急走消息。謨適患急心痛而絕矣。時年正四十一歲。人謂即謀僧者之後身也。又二年。歛試相續而亡。蔡士順高承先並說。

閻頭陀後身為祁氏子

閻頭陀希言。以萬曆辛卯冬化于金陵。化之前三日。偶行步過急。忽腹中爆然有聲。頭陀大驚曰。嬰兒走矣。便詣金陵舊游諸公門。各辭謝去。云欲上茅山去。其日却在茅山下祁家店。句容縣地。去白堍三十里。上茅山大路也。大

門樓邊托鉢、通門內、嫂姑二人駢肩而出、頭陀合掌
問訊、高聲唱云、娘子肯借我一間淨房住、乎嫂不答、
其姑是室女、忻然應曰、淨房既有、任師父住去也、言
訖、急走還內、頭陀相隨而入、瞥焉不見、嫂姑二人並
怪之、其夕、姑忽稱腹痛、產一男兒、魁梧殊特、父母怒
欲殺之、并斃其兒、見兒異相、不忍斃、嫂以從旁苦諫、
會溧水彭公感夢、頭陀來囑、亟使人物色、至祁家得
不死、今兒已長大、神姿端遠、見者以金器期之、書寫
膏燭之費、悉出彭氏、給焉、真空道者說、按琅玕玉公
世貞傳畧云、道人末年、頗好作有為功德、欲于句曲
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值桃李春

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三四十石。而乾元觀獨有門及內舍耳。于是薄游金陵諸公間。遇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毛百戶家。飯畢乞浴。已遂暝。臥坐不僵。浹旬猶煖氣休。然汗沾鬚若璣。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百日猶若生也。據琅玕公文如此。合于真空道者所述上茅山之言。無不驗矣。方知托鉢于和家店者。是其飛神而來年開道種花。畢力于句曲乾元之間。其有盲乎。頭陀事跡散在仙幻中。然此段公案琅玕未之及也。

武林周箕甫、少年寢瘵甚劇、既絕、妻子具衣衾將殮矣、及明乃甦、自言死去時、即托生于杭州城內一大家投胎之際、茫然不知、但見形軀絕小、其家臥房在高樓下、林壁皆黑、漆彩画、幃幃鮮燦、器案華整、銀臺上高燈絳燭、一室爛然、抱兒入澡盆中洗之、笑聲聞堂、訝是五六輩中年婦人、絕無男子行動、浴畢、用紅衫綳縛甚緊、枕于林側、時、用藥汁來喂、苦不肯飲、忽尋思、我是周某家事、百無一了、今若轉身此處、不如無生矣、遂悔恨慟哭、決意還家、見婦人草芥來慰籍、搖手禁小兒勿哭、不聽、啼益急、夜分後、鼓漸微

至五更覺氣喘力乏遂死。後蹶然而生，歎如夢醒。乃屍橫地上，經宿矣。家人驚喜，便復走，匿調治，越數日，輒神王如初。

韓氏妾三世女身

姑蘇明經韓治學士公之從孫，有妾周氏，臨頓里舊族也。性敏慧，及笄而嫁，嘗為夫君言兒前生是某家女子，韓頗異其言。後寢瘵沉綿，呻吟枕席，臣藥不能奏功。萬曆癸丑之五月，忽告夫君曰：冥司有人追攝某矣，明日暴死。至夜復蘇，具說冥中事，云：于前攝至郡城隍廟，藉稱太守府中與陽間無異。因案牘事，煩不及解，攝者云：爾平日無大罪過，不必入見矣。但我冥中差使，亦非錢不行，放你暫還，速備醪餼，指錘。

于家，候我享之而去也。明經便依言具辦。方果。周氏曰：其人復至矣。亞與之食，遂與夫君主母子女婢僕作別云。兒今兩世為女。此去又當託生于別郡某家為女。復作窮秀才妻。至第四世方為男子。今其家婦人分媿臥蓐，我即往投胎，不可留也。又自言兒今形軀漸小，縮小如嬰孩狀矣。言訖，遽瞑目而逝。

豬死為兒

吳中一老儒，與侍郎袁公愈春布衣之舊。侍郎在南曹時，老儒往謁，行抵丹陽，方舍檝登途，乘跨蹇衛。適遇屠者宰豬，隄見屠刀上躍出赤髻小兒，倏忽失處，不覓大怖。後驢背墮下，僕夫掖起，暫止路側，召家整。

頓鞍韉而去。適遇此店家新婦免身誕一小男，呱呱
在地，尚未浴也。乃知此鬼即所刻之猪，託生與驢背
所見無別指。大老不辭草，忽經覩此新異，出于耳目
之外，便成悸病，心緒昏錯。以侍郎衙內兩旬，侍郎素
以清苦自持，難念寒緜，無所濡沫，但割俸餘遺之，老
儒勾：告還歲餘始愈。自後因窮沒齒，不復作軟紅
塵土想矣。

卞老再生

蘇州閭門外洞涇橋有居民卞老，釀酒張肆為業。人
呼為卞二老。隆慶初年病死，其家拜梁皇懺以資冥
福。閻天子謂曰：懺法功德最大，汝縱有罪惡，已洗却

矣。賜壽一紀，仍放還。既活，便能強起，坐于門，其親陳世仁自橫涇入部，持紙鏹詣門，昂之，驚而反走。下老呼告其故，始信。陳之子文綱言。

童燦兩世為僧

隆慶間，衛州王氏子，小名童燦，數歲，日誦《圓覺經》，琅琅可聽。人問之，亦不自知也。年十五，隨父至西陵寺，見壁間永明師像，憬然有悟，因憶有寫未了經在故笥中，索而閱之，則圖竟古本，死然手跡，始知前身即永明師矣。遂索筆寫竟，若出一手。告其父曰：「此兒故居，願留以畢淨業。」父不許，卒與俱還。數年，父物治喪，葬畢，即棄家持鉢，飄然不知所之。續耳談亦記其事。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太原進士華仁，幼在荷祿之中，即能讀番經，恍惚記憶前身，是西天竺比丘也。

王文成前身入定

新建王文成公守仁，常遊一古寺中，見傍有空院，楹額甚固，公叩其故，寺僧皆曰不可開，公固命開之，寺僧曰：中有入定比丘，閉且五十年矣。公心動，竟發視，是龕中坐一老僧，顏貌如生，儼然與自己模樣。至二心怪之，舉頭忽見壁上題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爽剝後還歸復，始信空門不壞身。公憬然而悟，其年改五十，乃曰：此吾前身，遂建塔。

葵為

陸氏子兩世吹簫

青浦縣編戶陸坤家，生一子，自幼好吹簫。一夕燈背下，閉將就寢矣。恍惚見紫衣童子，蹒跚而來，持一物至，落几有聲，叩之，忽爾不見。心甚怪異，以為鬼也。晨起，有紫玉簫一根，在几上，諦視其側，錫有鳳簫二字。尋思此物，若經玩弄，不得其所，因取佩之。偶過毘陵人沈暹之者，整棹詣門，請而觀焉。既見陸氏子，輒大慟。陸氏子亦泣然，心悲，詰其故。暹之先有子，好吹簫，携紫玉簫與俱，卧起自署曰鳳簫。子年十九，寢瘞而亡。暹之痛傷，取簫納棺中殉葬，見陸氏子模樣，與亡

子無別故失聲長號，詰所生甲子，即與其子死時日
同，出簫觀之，宛然舊物也。遲之遂以甥女配之，兩家
往來不絕。

諸老先生善逝

吳中先達往哲，去來多奇。希言所聞，惟文待詔先生
徵明年至九十，矍々不衰，一日為御史嚴杰母書墓
誌已，擲筆而逝，儵然若蛻，人咸謂先生尸解去，不死
矣。崑山張石渠先生寔官銀臺，好為詩書法，傲眉
山，豫章，而臂窠尤善，與希言先世有交，嘗見其所題
卷冊中翰墨甚夥，先生年至八十外而逝，二之日，着
衣冠于堂，命家人取匹紙一番，濡筆蘸墨，直寫蓮花

二大字、寫訖、展置地上、熟而看之、家人立兩傍、以肩承其腋、須臾泊然而化。揚州宗子相先生臣、與先世父同榜、督學閩中、疾革、衣冠坐廳事、賦詩三章、飄然欲仙、擲筆而逝、得年僅三十六。四明沈嘉則先生明臣、年八十二、晨起課童子種菴中、葛蒲忽竟不豫、起坐胡床、少時便卒。山陰王公元敬、昔撫江南、有惠政、兄弟並甲科、與兩先世父同榜、希言應童子試時、嘗蒙其獎借、真古人也。後官至南京兵部侍郎、乞歸不允、偶感微疾、召匡師入署診脈、診訖、公問曰、疾可為乎、曰、可為、第須用藥耳。公曰、七十外老人、尚須服藥以延年、貧生甚矣。命左右亟治後事、治畢、沐

浴更衣而終。妻伯徐光祿公履中七十三而卒。之日，晨起索湯服九子藥，畢梳櫛，着衣冠，謂家人曰：今日力不能支矣，戒勿哭。神理漸索，漠少時便逝。名匠張先生康忠，嘗自言弱冠時病瘵，因假且甚，衆醫拱手，都不下藥。一日有王翁竹西者，負藥囊過門，聞內哭聲，問其意，具言郎君病將死，故哭。王乃闌入，臥內視先生，遙望其色，曰：目有神，無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八十。今年幾何？曰：二十矣。曰：此子尚當享六十年大名，可與我為弟子，即以附子人參煮而飲之，飲畢，與被覆之，令熟寐。竟乃索糜，後復進一劑而蘇。王遂以方書悉授先生，先生受其

術更加精、為用尋常之藥、不過六七味、罔不愈者、人
無遠近、塞門而請、至八十歲時、偶患小疽于下、齧、瘍
臣請進刀圭、云一試即愈、先生不許、起治未、適值生
辰、諸子捧觴上壽、觴畢、乃終、至是竹西之言驗矣。

公安袁小遠先生宏道、才品學識、道業佛理、並超妙
過人性高曠、為詩文、恥于常調、時輩以為不自從人
間來、庚戌春、乞差出都門、遊百泉而歸、抵家不數日、
入荊州城中、哭、故知增感、其夕宿于僧寺、無病而化、
咸謂袁公為尊宿再來也、司寇王長公先生世貞、
一世龍門、名滿海內、然晚年好道、稱篤、每晨起、焚香
燕坐、持誦金剛般若、稱陀諸經、胡跪膜拜、如此積歲、

庚寅十一月既望，病勢轉劇，神明不衰，命延名德沙門于榻前，高聲說法，領悟而逝。時年六十六矣。先是其年六月內，童子晨掃佛堂，見文本胡床無故自行。若有憑焉，衆莫不怪。公竟無言者，禮佛誦經而已。至屬纊之前三日，悉驅姬侍，召諸游賓入幕伴守，衆咸見有綠衣童子齋幡來迎，跡之倏滅。方知公善證焉。

少師申公時行，居首揆十四年，獨以忠誠敬敏，奉信于主上，而魏之業爛為一時。又欽其相事二十餘年，而壽至八十。天子方遣行人三錫存問，恩綸將及其廬，公不能待而逝矣。傷哉！先是癸丑十一月長至節，公晨起望闕而拜，起伏之際，左臂忽不能舉，急

召醫使診視、臣言是血衰疾感、不治將有年、身不遂
之憂已稍進藥、至甲寅四月、孝定皇太后哀詔至、
公出哭臨、不勝哀慕、疾由此殆、容貌日漸尪然、至六
月望後、遂不如常、長君圍鄉懋敬、跪進湯藥、竟不肯
御、笑曰、八十老人、尚須服藥求生、真欲俟河清耶、至
七月初三日、在臥內草成遺奏一通、賦存問紀恩詩
一章、命左右送長君收藏、其夜即與內眷尊卑作別、
初四日、命設榻于西齋正寢、禁絕內人、無得闌入、且
曰、不數日吾將行矣、長君問何往、公曰、吾憶前生是
須陀洹中來、今亦願生西方耳、長君聞言大慟、絕而
復蘇、公曰、無慟趣命置酒榻前、與親友話別、歡然而

散聖十四日，召子若孫語之曰：西方巾已製成，采忠
明日可行也。諄以忠孝為囑，誠存問到日，止領勅
書，拜辭表禮，益又寢疾五日而殂。是七月十九夜也。
先一夕，家人夢見胡僧五人，乘異色馬五匹，又牽一
匹尾其後，從空中下，突入廳事，眾共訶之。對曰：我迎
相公持此馬至耳。或又聞空中音樂之聲。至二十日，
動濠王秀才一統，在家扶病召仙。至，乃盤門周舉
人胤昌也。曰：今日甚忙，為迎申相公蒞任，問何官職。
曰：已為天曹左掌記矣。時八月改朔，將秀才銓在王
武庫宅謀座中間者二十餘人，希言嘗觀釋典，頂溫
者必生天宮。聞公小殮時，奔齡如冰，而捫其頂，移時

尚漫當證堯率位中無疑果如乩仙之語則公猶作
玉皇香案吏未敢信以為然也徐徵君應雷嘗為
諸生棄去事母篤孝志操高深隱居著述不交聲利
面頤有痣毫數莖甚白因自稱白毫子平生又多山
水癖遇佳處孤吟獨往悠然忘歸萬曆壬子冬疾殆
先一日凡上古端溪硯中夜無故自鳴度不起嗟然
賦詩而逝一時目視其子正舉曰吾生六十幸無過
可以瞑矣遂瞑曹明府先生胤儒自署石鼓山人
孝廉為縣頗著令績居鄉講學崇佛典生朝是九
月二十八日癸丑歲壽八十四矣先是老病遷延其
即君過一術士求推箕先生甲子術士云大期將至

決不能過生朝也。人以為安。及誕之前二日早起梳櫛。着巾賦詩一章。冥然而逝。詩中有絳霄宦馭之語。聞者知其脫然于去來。而驚謂術士為神。美矣。術士又云。明年此時尚有一老大先生也。過生朝不得。蓋謂申少師公也。至是其言果驗。會稽陶太史先生望齡。文章學術俱冠詞林。素善病。是年庚戌秋。偶得小病。已預知不起。即救治。後莫三日乃逝。豫章相國張公位。道德節概為江右所宗。又素樂神仙。多採方術。平居強健無疾。當庚戌之冬。忽稱疾作。命駕車過其所。韋吳樞掇子置酒話別。呼左右取絳繒一幘。索筆自題其旒曰。桃花峰主人。洪陽張公之柩。題畢。

曰我憶甚趣駕臥車來昇還故宅其夜儵然而逝年七十有六王徵君先生禔登病革之前數日夢身在一大官舫中地似嘉湖之間先有朱衣大僚具威儀往來于路奄爾散去忽見衣繡半臂者八人揮花于首爭采叩頭承應問之云吾屬是天部樂人也外忽傳虎龍山張真人因祥入謁真人故徵君舊交也附徵君耳謂曰此曹皆善作賊者將詣君所竊金巨羅故非佳人請為驅之于是依日月雲霞之帔執玉簡作亥步一如世間道士降壇之狀有頃與八人共騰空而去徵君遂寤明日述其夢於子無留希言在坐亦與聞焉逝前一日命子無田作書問希言云依

佈是曲終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何人詩，能覆其
全乎。希言適從游野，赴張司農讌歸，強起投筆，疏成
一段公案，以答其問。是晚入看先生疾，已劇。猶于枕
中舉手珍重，神氣恬然。其明日是癸丑立春，晁起櫛
髮竟，賦迎春日病不赴文啓美之招七律一篇。命小
史書之。逡巡間，敬枕而逝。左右號呼，已又微張其目。
搖首戒勿呼，遂長往。年七十八。先次公府君諱疾
革，臣視其脉曰：太重。遂召希言治。後某希言泣然不
敢應。明日問木具，示又明日問衣冠具，示又明日
召希言而問曰：人言死，鬼神，盡安。吾一無所見。第不
知人之死也。神果滅歟，抑有不滅者在耶。希言對曰：

齒髮有盡而体明無盡曰如是為吾延沙門禮梁皇
懺因隔屏風誦四十八願使我竊聞一二足矣府君
平生不信內典至是乃曰吾自天竺謁大士歸中元
日持齋起將滿一月而行矣有楞嚴金剛二經在篋
可留供養佛前府君能預為日時時八月十一日也輪
其指曰十四可行然身已不吉其在中秋之夕乎
果以是日晨起自題其旒至夜索桂花微嗅命獻佛
戒勿哭又手卷膝而化年七十七是諸老先生皆
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非其定力之深良由夙根之
利余所不聞者尚多未可便謂世無陶潛劉凝其人
也

張都憲前身道人

雲南安寧州都憲張素，母分娩時，其父見舊識趙道人入臥內，弒之，忽滅，遂生都憲。初，趙道人為昆明縣中屠鬼，一日縛牯牛于地，將殺之，就石磨刀，偶以他事置為所生之犢旁，覘其側，竊啣刀藏石罅中。道人至，索刀不得，見者告之，不信，復取刀置石上，而藏身壁間，以伺犢。又竊藏如初，乃大驚，悔恨屠業，遂棄去。牽牛俱上華山，脩行于花亭菴中，晝夜向佛前胡跪膜拜，懺洗從前罪孽。久之，額墳起如贅矣。每下山，往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誅道人以水筒架于牛背，令其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筒中。

牛復拽而上山，如是者二十餘年始化，去化之日，即都憲所生之辰也。都憲既生，額上有肉如珠，登嘉靖二年癸未進士第，以右副都巡撫西川。

蜀王子前身為僧

東齊歷城王祭酒教，少有道術，嘗讀書臥牛山中，與一僧為道侶。每晨炊將熟，相與携筐同登高岩採摘蔬菜葉草之屬，使僧携之先下，比叩門，王却自內出，與開鍵，僧訝而叩之，曰：吾從問道還也。王後登鼎甲，自翰林出外，督學省中。一日集校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山頂上，急馳兩騎，戒疾驅數里，視雲落處斫之，得白石子數升，圓瑩如雪，輦之而歸，命庖人剉煮成

庸羨。編呂諸生食之甘美殊常。諸生請問何藥。王曰：此雲母也。後以國子祭酒家居。前臥牛山僧寢疾。王徃視之。問僧曰：此行願富乎。貴乎。僧曰：兼之。王曰：惜也。功行未滿。且著蜀王府中為第二兒。因舉筆判其背上一行。僧便脫化。是日蜀府宮中果誕次子。背隱有字現出。蜀王以手摩之。應手而滅。方驗兒之前身。是臥牛山僧也。王後尸解而去。歷城人有自都下還者。道逢騎從。旌旗鼓樂甚盛。趨避之。王從輿中呼而謂曰：得非吾鄉某人也。歷城人曰：是王公耶。王曰：某被上帝召。不得辭。家寄吾語于兒。有書數卷藏某處。可取而讀也。比至其家消息。而王以是日化矣。事二

並載閩南潘氏
閩然堂類纂中

徐光祿兩世輪迴

常熟縣光祿署丞徐振德、自言其先君東塘翁初生
一子、乳名周舍、不數歲夭死、翁哭之甚哀、小殮時、用
一私記印章、鉗殊于兒左肩、未幾光祿誕生、其左肩
有肉隱、印記宛然、辛卯夏、光祿在長安即舍、出肩痕
以示希言、方知探環之說非妄矣。

中吳金心山閣過一次蓋堅
果報之信此心一所在鬼神
鑒之矣烏可圖也